

西山先生賁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三
辭命三



成帝報匡衡詔建始初

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柔政遂及朕躬君導脩
法度勤勞公象朕嘉與君同心今意庶幾有成今司隸
校尉尊安詆欺加非於君朕甚聞焉方下有司問狀君
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一乎
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彊食
自愛

報張禹策同前

正宗卷三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并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
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
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惟以臻上學無違朕意加賜黃
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付醫視疾使者臨問
帝之報匡衡報張禹禮意可謂不任矣如非其人何存之以見當時賢者不任之任者非賢

減死刑詔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刑其屬二百今大辟之
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部言奇請他比日以益
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眾庶不亦難乎於以
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故其令中二千石二千

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

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事已見元帝議律令詔下

封楚王賈子詔

河十四年六月○駕宣帝子成帝時入朝被疾天子閱之下詔

云云

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賈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娥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廼遭命罹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感懸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勲為廣戚侯

正史卷三十一

二

封丙吉後詔

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

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上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去上書自陳有阿保之功而使者丙吉知其上親視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制詔云馬詩不云露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吉薨子顯嗣有罪奪爵為關內侯成帝時脩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

御史云云

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

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是故博陽侯奉吉後

夏郡國災異詔嘉四年正月

數勅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頌氏曰冗散失其本業也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貧不滿二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

正宗卷三

罷昌陵詔永始元年七月

三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羊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顏氏曰罷讀作疲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恒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立太子詔綏和元年二月孝哀帝紀市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嗣立為王成帝賢之

徵立為皇太子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繫心

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
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天
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
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三
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然哀平之世詔令亦有可觀者
然弄臣爲輔篡賊顯國尚何道

創故

光武封卓茂

詔本傳卓爲密令勞心諱諱視人
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

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道不捨遠平帝
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
密縣界王莽秉政選京丞密人老少皆涕泣
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更始立以茂爲侍中
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自老乞骸骨歸
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下

正宗卷三

四

詔云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

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爲大傅封褒德侯初祗論曰建武
初雄豪方擾

禮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空德不暇給之日卓茂
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
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間立館何異哉二愚按西都之
亡以士節不厲故爾光武此舉所以先哉一循吏而已是
俗與禮嚴光周黨之意同或者乃謂其褒表循吏夫茂
於出處處就之節輝然先明如此豈徒一循吏而已是
亦不知茂矣

議省刑法詔建武二年三月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令中都官等出繫囚詔五年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扣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命郡國給粟高年等詔六年春

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粟高年鰥寡孤

正宗卷三

五

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省減吏員詔六月

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會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曰有食之詔十月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

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奉行

法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不聽事五日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三十稅一詔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

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景懷

帝二年令民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曰舊制

戒厚葬詔

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於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正宗卷三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十一月三年

往年已粉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勅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地震詔二十一年九月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天地者任物至專靜而不動者也

而人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必殃將及吏人朕

其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景遣謁者案行其

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二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敗屋之下而家貧

者棺錢人二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敗屋之下而家貧

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作壽陵詔寶獻上書園陵塵衣無慮所用帝詔

云云此不言詔意必帝自言也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誠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羨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陟也裁令流水而已按孝武以後詔令繁

武乃復還美初簡質之舊其辭之尤約者如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身已死屬所上其子孫

歸朕甚愍之其并復故國若侯身已死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三年秋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

正宗卷二

七

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富驗問者即就驗六年五月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史人為

死以下皆赦除之七月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且罷輕車騎上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冷還復得

戒罪八月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人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以典為臨相侯得為

真定侯昭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盜賊五十餘

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二十七年五月詔曰昔堯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令二府去大中元二年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

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文皆無離城郭無追及因郵奏若者皆不炫文采之意旨自故則文勝而質衰矣此有國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也

報臧官詔

本傳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宮殿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

愚故吾方自思之二一十年與
楊虛俠馬武一書云云詔報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即張良於下邳圜前見張父出一編書者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

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

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

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

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譴於

曰矧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吏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

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

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惴莫敢

復言

正宗卷三

八

賜周黨帛詔建武中徵為議即以病去職復被言微黨着短布單衣先武引見伏而

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詔云云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

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匹

明帝行養老禮詔永平二年十月辛卯雍初行養老禮詔云云按中元二年

夏四月丙辰詔有方合止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攸濟之語說者謂漢詔多出於人

主之手殆或然也丙辰詔今不載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木及臨饗章懷曰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

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

今月元日東觀記曰十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充事五更安

車輓輪供綬執授侯王設爵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

而晉漢志曰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大夫傳若講師

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五更皆服絺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

進賢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扶皆濟于太學講堂其日

乘與先到辟雍禮畢殿坐于東廊遣使者安車迎三老

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導白昨階三老自賓階升東

面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

爵而醕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

以其於已禮太隆也晉醕也珍謂看羞之屬即周禮八

醕教也所以潔口音亂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

令其前後祝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鹿鳴詩小雅篇名也新宮小雅逸篇

也升登也登堂而入佾具備萬舞於庭佾行列也謂舞者

歌所以重人聲也夫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亦舞也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

詩刺彼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

之子不稱其服也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手者

學明五更相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

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

養終厥身

正示卷三

九

有司慎時勸農詔三年

朕奉郊祀登靈臺覽史官正儀度儀謂渾儀以銅為之置於靈臺王者正天

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夫春者歲之始也始

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

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

及螫賊爾雅曰食苗心曰蝻食節曰賊食相曰螫域一

臣勿侵擾也詳刑慎罰明察單辭辭辭猶風夜匪懈以

稱朕意

日食詔八月

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慧孛見天水旱不節

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蹙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

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恐懼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

王宗卷三

天其忘余欤此能求魯哀禍太天不降譴齊哀公時政

過于天必不逆諫矣魯哀禍太天不降譴齊哀公時政

餼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今之動變

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

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引咎詔曰解食之既晦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

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

入極故君明聖人道德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

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勅厲日食皆象君之

進退為盈縮當春秋撥亂不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

覽章深自引咎乃以上班示百官又曰羣僚所言皆
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
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春秋說
聽政之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
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為務應門有宣滂之心關雎樂
詩章句曰詩人言惟鳩貞潔慎匹以声相求隱蔽于魚
人鼓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
人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
昏人見其萌故詠關雎飛逢隨風微子所歎管子曰無
說淑又正容儀以刺時飛逢隨風微子所歎管子曰無
飛攝而無所定謂之飛逢飛逢微子未詳求賢前戒竦然兢懼徒
之問明主不聽此言微子未詳求賢前戒竦然兢懼徒

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申明車服制度詔

十三年五月

正宗卷三

十一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曾致哀
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
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說
日秦德公始為伏祠歷忌日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
也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日立秋以金代火金畏于火
故庚日必伏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說文云臘皮積
冬至後祭百神始皇更臘日嘉平真喪祭也縻石積
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
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
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章帝尊師傳詔

求平十八年八月即位
月詔云云時未改元

朕以躬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

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憲二卅在位爲
國元老明憲先武明爲太尉司空融融羊典職六年勤
勞不怠其以憲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詩雨無正之文也三事三
三公及諸侯隨而行者皆無子違汝弼汝無面從益稷
復君臣之禮不肯晨夜省王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厥職各貢忠誠以
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地震詔

建初元年三月
山陽東平地震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

正宗卷三

十二

與政相應朕旣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
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
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
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
明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旣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
其虛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畷畷不繫閭閻敷
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
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公糾非法詔二年三月

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
不傷財不害民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
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與察春秋
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
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
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
夏

講議五經同異詔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秦壞顯儒術建立五經
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

正宗卷三

十三

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之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

又立京氏易

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夏侯從兄子建也京氏京房也

至建武中復置

顏氏嚴氏春秋

大小戴禮博士顏氏謂嚴彭祖顏氏謂嚴安樂大小戴戴德戴

聖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執也中元元年詔書五

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

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

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於是下太常將

大夫博士議即卿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

稱制臨夾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選高才生受學詔八年十一月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永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林考獄多酷詔元和元年七月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唐韻篇口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

而考訊之又令丙筆長短有數今丙為篇之女也又景帝京師定筆令筆長五尺本大一

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也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

鈗鑽之屬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鈗音其廉反說文曰鈗鉞也國語曰上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

正宗卷三

十四

贖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

若此輒安國注尚書曰以輒為理官事之刑且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蠲除禁錮詔十一月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

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卿一族也謂父族及妻族

莫得由纓仕宦王朝如有貧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

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則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

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伯衛而已

賜胎養穀等詔二年正月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筮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

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方春

生養萬物草申前書音義曰草葉裏白皮也易曰百果甲折也宜助萌陽以育

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

不得聽受異以息事寧人人叙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

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

化朕甚憂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愾無華說文云悃悃至誠也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元吏人同聲

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

尚寬明而今當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

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上以可為察以刻為明以輕

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

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

朕意焉

定報囚律詔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三正謂天地

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日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

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

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上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

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

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

尚黑尚書大傳曰夏十一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

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必以二

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律十二月立春不

以報囚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

助生之文君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而

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

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真給嬰兒詔正月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憺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

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真給如

律以上皆詔凡百二十首按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

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兩

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書以隸書用尺一木以

行惟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詔三

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縣也詔書者詔告也

其文曰告其官云如故事誠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

曰有詔敕某官他皆放此今所制以詔書為首策書次

之暨書又次之誠敕語多簡故闕

成帝報許皇后詔孝成許皇后即位常寵於上後

官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

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

疏曰延王寅日省長秋受詔庭用度皇后乃上

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侍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

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夾上可覆問也今誠時

必可同苦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

發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手不得言無得

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感焉幸得賜湯沐邑以

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詔而不能採其

正宗卷三

十六

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誠妾欲作
某屏風張於其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
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惟陛下省察
官吏伎根必欲自勝幸妾尚貴時猶不爲事
操人况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
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交織做內邪
若不私府下取將安所仰乎又故事以特牛何
大父母戴疾敬疾皆得蒙恩以大牢同今當率
如故事惟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
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若所
以約制妾者恐夫人理今但損車駕及其母若未
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
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
世而比之豈可抵惟陛下深察焉上於是米劉
言以谷宋之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
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

正宗卷三

一七一

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
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
今揆之豈有此等之効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
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襄誠秉忠惟義是
從師古曰裹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
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
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
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
臣下無有微後宮也高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
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

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曰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
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
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爪
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
尤著在內也。師古曰尤過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
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感冥
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也乃大决及溲陵邑斯昭
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
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
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

正宗卷三

一八

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
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
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
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揺祖宗寢廟揚裂帷
席折拔樹木頓僵重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
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
日索言須臾
之間則欲盡
也既亦盡耳己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己戊皆中宮
爲君亥爲水陰氣也
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出於皇極顯禍敗
及京都於東井變恠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
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灼灼若此豈可

以忽哉書至宮示彤日粵有雉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二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答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

。 正宗卷三

十九

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母違先后之制度力謹勉行稱順婦道戒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母闕望師古曰望東宮太朝謁之禮也朔望推誠求宥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謹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母忽是時大將軍鳳

其後比二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爲鳳所不佑父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嬖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史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按劉向上列女傳雖爲女寵發然指陳王氏之醜尤深切成帝知換許后

之奢而不知抑王氏之僭豈善聽言者耶詔辭深厚爾雅度非欽末冀不能爲計后所上書輕揚浮蹤宜其致斷也故附見焉

武帝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戒廼凶于廼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謂二王事

正宗卷三

二十

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害老獸心以姦巧邊疋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母作然母作斐德母廼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二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廼惠

延順母桐好逸母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光武賜諸侯策

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謬曰

人青得足苦於放縱快須史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之無窮官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其禍効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乃遣詔

者即授印綬策云云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

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以上皆封策凡四首

召帝賜燕王曰璽書

武帝崩太子立是為昭帝旦謀反事覺天子使使者

賜璽書云云

正宗卷三

二十一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

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

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鄼曹灌攜

劍摧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

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

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于繼兄終

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延與他姓異族謀害社

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

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酌見高祖之廟乎旦得璽書

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經

成帝賜淮陽王欽璽書建昭元年欽宣帝子也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主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

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王所言尤惡悖

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全不赦朕

側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

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又使駿申諭朕指

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

詩平詩云俾佚于魯為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

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

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

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

必蒙選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

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

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羣下之所共

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無復以博等累心務

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日藉用白茅無咎言

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素已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

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尊恩者如此

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

奉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謝申

杜陵園上於是遣使奉璽書勅諭之

勅諭東平王宇璽書宣帝子也事太后內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吳重於孝尊尊之義吳

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

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

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傭朕甚憐焉為王懼之詩
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
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者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
太中大夫子蟠姓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爾書

皇帝使諸吏官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
少如意焉大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惠答之首莫大於
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以年齒
方剛涉學日寡驚芻臣下不自他於太后以是之間能

正宗卷三

二十三

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
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闡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
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
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母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
恩猶忍小惡而牙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
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餐惠念慎疾

自愛

以上皆爾書凡四首

敕東平王傳相詔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
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

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狩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按此與前同一事故附馬。觀東平王一事而漢庭處之曲盡如此，可謂得右親之誼矣。

復東平王削縣詔始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專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字前有罪詔削樊亢文二縣後三歲天子詔復之後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

王宗卷三

二十四

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推諉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虜塞皆不在諸侯王不可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震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以上皆賜宗室璽書。凡四首，救傳相書復削縣詔附。

文帝答是錯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立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按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不名詞，又溫厚如此，豈非隆謙好善之主哉。

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嚴承明之廬旁侍從之事懷故土出
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闔焉
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

賜吾丘壽王爾書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
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
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敕青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陔非有斬將塞旗之實也

正宗卷三

二十五

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
獲是一過也建德口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
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
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業傳行塞
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二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
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
幾向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
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
問之不對今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
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按武帝之

所以警飭臣工駕御將帥者畧見於賜嚴助等書史稱其雄材大略信矣夫

宣帝賜趙充國書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上遣

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偷度稱馳至金城圖上方畧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上旬分

兵並出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充國欲捐罕开之過隱而非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議者

以為不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延壽為彊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

策以書救讓充國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其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

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積兵萬人欲為酒泉燉煌寇

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令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

束數十類氏曰言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

三宗卷三

二十六

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

食多畜讀曰蓄類本食字句絕臧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斂

瘡瘡寒湖也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

而勝類本微字句絕微將軍誰不樂此者按微猶無也言雖無將軍人皆樂此

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

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姑月氏兵四千人

姑羌名兒避反亡虜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

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句音鉤謂水岸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

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

相及使虜聞書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

雖不能殄滅宮者有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似飛
射士步兵二枝尉益將軍兵今五旱出東方中國大利
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
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以今勿復有疑充國既
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上書謝罪因陳
兵利害曰先擊罕羗先零必助之於臣之計先誅先零
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六月戊申奏十月甲寅璽書
報從充國計焉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
書云

二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泚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
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羗將軍詰屯所為將軍副急

正宗卷三

二十七

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羗即疾劇留
屯母行獨遣破羗彊弩將軍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充國
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
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
璽書遂上屯田奏上報云云

三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
廣當何時伏誅充國上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狀條不

出兵留田便宜十二
事上復賜報云云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
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

虜聞兵頗罷且丁狀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
略人民將向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
擊我如氏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代先零不分其意常恐
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
今兵下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九
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
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丞相魏
相曰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
任其計可以用也上於是報充國云云

五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羗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
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兵事

一正宗卷三

二十八

自愛按宣帝充國君臣問論難往復猶家人父子唯諾

中議論

元帝賜馮奉世璽書

水光二年秋隴西羗反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

以將屯為名奉世其土地形部衆多少之許願
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後
軍以助馬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煩煩大將因
陳轉輸之費上以璽
書券奉世且讓之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其苦暴露虜侵邊境殺吏民甚
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
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
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願氏曰言未嘗當以恩

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虜依深山多
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遊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
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
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詰行不隨所處也口夜詰集非
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射飲飛轂者羽林
孤兒及呼速奚噶種劉德曰噶音辱差別種方急遣令
馳至軍也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
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
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
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

正宗卷三

三九

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卷虜

先武賜賚融爾書本傳更始以融為張掖屬國

虜甚得其歡心河西隴然歸之更始敗酒泉太

守梁統等以融世任河西為吏民敬向乃推融

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後聞尤武即立心欲西

向以河西隔遠未能相通時隴巽先備建武年

號融等從受正朔巽外順人望內懷野心使辯

士張女游說曰更始事業已成唯未決當各據

姓不再與之效今豪傑競逐唯未決當各據
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可為郡臣融
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
皇帝符命見於圖書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
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
命而參人事他姓殆未易當也融遂決策東向
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奏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
完富地按隴蜀常欲招之還常術亦發使遺
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
甚饗禮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云云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

兵馬精彊倉庫有畜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羗胡內則百

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

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

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

章懷曰猶嗣通云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勝以此言之欲相厚善有量哉諸

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

失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勦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

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前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

王宗卷三

三十

踴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甌病且死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

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王君有分土此為七郡也致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誤也

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

輒言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融後遺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

下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

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

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嫌介而壘書盛稱

蜀漢二王三分鼎足之權任職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

敵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肯真舊之主

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亦已成之基末
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夫就而臣獨何以用
心謹遣同產弟友誥闕口陳帝復賜融書
所以尉藉之甚備○以上皆賜臣下璽書

成帝賜史丹策 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四馬

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豫近醫藥以輔不衰 按漢免

策始見於宣帝之免蕭望之其辭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故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先祿勳俾策認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使道之官憚

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無訾靡有後言望之賢公鄉也其罪特與丞相亢禮耳而免策有陷于茲穢語已非所以待臣降其後成帝免薛宣程方進哀帝免孔光

師用馬宮傳喜皆極其切責無復遷就為諱之意方進至於自殺故帥丹之免也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

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冊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者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

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三公所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

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賜爵關內侯今觀成帝免史丹策其辭頗温厚

得進退大臣體故錄云

昭帝賜韓福策 昭帝時丞相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本紀元

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今郡縣常

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孝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按漢

德行之七如此可謂有禮矣其後平帝時龔勝為先律大夫瑯邪郡漢亦以清行徵用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

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莽依故事白遣勝漢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先澤大夫太中大夫耆文二人以老病

罷太皇太后使讓者僕射策之曰蓋聞古年有司年歷則致事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

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

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

大

大

酒衣食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兼無道
然其白遺餘義之士恩義殷勤甚備豈非其修飾立名
之時

文帝問賢良文學策

十五年九月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
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
者通其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
以長桀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彘以爲官師
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願天之靈宗社之
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
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

正宗卷三

三十一

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
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
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入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
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
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求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
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
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者之干篇朕親覽焉
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
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爲虜戒之二三大夫
其帥志毋怠

按鼎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
上親策詔之云云文帝所問者朕之不德

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也。拙錯之對有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美不本於人情，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莫不欲行之，其動象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於人，必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終篇之中，獨此為正論。若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則皆邪說也。至稱文帝大勳，數十則皆諛辭也。帝以直言極諫，末而錯以邪說諛辭對，以可罪哉。

武帝問賢良策

元光元年五月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肅脊。晉氏曰：東夷也。今挹婁地是。北發渠搜，應氏曰：朔方有渠搜縣。顏氏曰：言

正宗卷三

三十三

氏羗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雉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且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主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千篇，朕親覽焉。按本紀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今考之傳，則皆不然。仲舒所對在建元初，與公孫弘不同。時蓋史誤也。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

以夙夜不怠靡寧求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東然爲舉首朕其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諄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

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音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中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虜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母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

隱朕將親覽焉按仲舒傳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云云即此篇也口即位可知其爲建元初矣本傳仲舒既對天子覽而異焉乃復州之云云

三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

正宗卷三

三十五

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求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留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責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

四 按本傳仲舒對云
云天子復冊之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
朕垂問匡夫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
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
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
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
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
異哉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
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匡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按仲舒對以爲諸不

正宗卷三

二十六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又云自武帝嗣立魏其武安侯爲相今降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而武紀建元元年罷申商儀秦之言嬰蚡之相正在此時益知非元光也

五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
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
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
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
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
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治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

大者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

早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

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

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且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

而靡有所隱按弘對策非有卓偉切至之論至曰仁者

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禮禮者非履也智者謂之義

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道遠近情偽必見於通壅塞之義

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遠近情偽必見於通壅塞之義

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弘於仁

義禮智皆指用以為體既不足以為明義理之源而智之

一字則直以術言之其為人心術之害尤大且四者

即道也而曰道之用不知何者復為道之體乎至論湯

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及其再對以

諛詞求合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為

第一召見從諛取宰相為當世識者所譏其心術之微已

見於始進之日矣弘之策不得與此編故論其大槩云

良策凡六首

文帝賜尉佗書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

立為南粵王高帝已定天下為南粵王尉佗南粵王

通使和輯南粵母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

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

馬高后遣將軍隆慮使電擊之會暑溼士卒大

疲兵不能踰嶺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萬餘

兵威財物賂遺闕粵西甌駱又屬焉東初鎮撫

里迺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即帝元年初鎮撫

正宗卷三

三十七

迺爲他親家在真定置守已城時奉祀召其從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質先帝特使粵上召質爲大中大夫賜佗書云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愚謂即此一語便可感動蠻夷道里遼遠雍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詩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

正宗卷三

人存問脩治先人家

按二事各從其半蓋威德兼盡之道也

前日聞王發

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類氏曰彼此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共棄故曰分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

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下者綿多少厚薄之
差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

職

遺匈奴書

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詔遣丞相灌嬰以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云云前六年遺匈奴

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按此冒頓單于也

使係虛淺遺朕

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 正宗卷三

三十九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詔吏使無負

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

兵事服所服也

繡袷綺衣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長

襦錦袍各一比踈一辨髮之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

胡帶也

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綈綠繒各四匹使中大

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按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論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使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單于所言誠取固

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僞耶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為辭非畏

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遺匈奴書

冒頓殺掠人民漢患之使使遺單于書

單于亦使使報謝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

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顏氏曰當戶渠者一人為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

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

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

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淠惡民貪降晉氏曰淠惡民謂邪惡不正之民○按顏

氏作趁字句絕愚謂降字句絕其趁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

歡然其事已在前矣亦猶前書事在赦前之意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

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

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

正宗卷三

四十一

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成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

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綿絮它物

歲有數歲予以物始此然亦以地寒為辭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

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

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

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

之民若一家于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

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

也俱去前事朕釋謂漢人逃匈奴者逃虜民謂漢人逃匈奴者單于毋言章丘等

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

下大步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

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
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按此書皆
○天哉王者皆賜夷狄書凡三首也

元帝使車騎將軍諭單于竟寧元年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恠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其事詳見後侯應議中

王宗卷三

四一

右兩漢詔冊凡一百六十二首

按文中子曰漢之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又曰

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又曰制其畫美於邇人乎文中子之論如此而朱文公乃非之曰三代之訓誥誓命皆根源學問敷陳義理察然可為後世法秦漢以下詔令何所發明惟高帝之詔差愈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頭如此豈所以待天下士耶愚謂以二帝三律之則誠如文公之說辭氣藹然深厚雅蓋有古之風烈故去之實意而辭氣藹然深厚雅蓋有古之風烈故去其可去者而錄其可錄者厚為四條以為代言之法自漢及唐惟興元故令能興起人心以其詞尚偶儷故不入正宗而附於此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三

